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西湖三塔記

入話：湖光瀲灩晴偏好，山色溟蒙雨亦奇。

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也相宜。

此詩乃蘇子瞻所作，單題兩湖好處。言不盡意，又作一詞，詞名《眼兒媚》：

登樓凝望酒闌口，與客論征途。饒君看盡，名山勝景，難比西湖。春晴夏雨秋霜後，冬雪口口口。一派湖光，四邊山色，天下應無。

說不盡西湖好處，吟有一詞云：

江左昔時雄勝，錢塘自古榮華。不惟往日風光，且看西湖景物：有一千頃碧澄澄漾琉璃，有三十里青娜娜峰巒翡翠。春風郊野，淺桃深杏如妝；夏日湖中，綠蓋紅葉似畫；秋光老後，籬邊嫩菊堆金；臘雪消時，嶺畔疏梅破玉。花塢相連酒市，旗亭縈繞漁村。柳洲岸口，畫船停棹喚遊人；豐樂樓前，青布高懸沽酒帘。九里喬松青挺挺，六橋流水綠粼粼。晚霞遙映三天竺，夜月高升南北嶺。雲生在呼猿洞口，鳥飛在龍井山頭。三賢堂下千澗碧，四聖祠前一鏡浮。觀蘇堤東坡古蹟，看孤山和靖舊居。仗錫僧投靈隱去，賣花人向柳洲來。

這西湖是真山真水，一年四景，皆可遊玩。真山真水，天下更有數處：

潤州揚子江金山寺；滁州瑯琊山醉翁亭；江州廬山瀑布泉；西川濯錦江瀲灩堆。

這幾處雖然是真山真水，怎比西湖好處？假如風起時，有於尺翻頭浪；雨下時，有百丈滔天水。大雨一個月，不曾見滿溢；大旱三個月，不曾見乾涸。但見：

一鏡波光青瀲瀲，四圍山色翠重重。

生出石時渾美玉，長成草處即靈芝。

那遊人行到亂雲深處，聽得雞鳴犬吠，縹緲織布之聲，宛然人間洞府，世上蓬瀛：

一派西湖景致奇，青山疊疊水瀾瀾。

隔林彷彿聞機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。

這西湖，晨、昏、晴、麗、月，總相宜：

清晨豁目，澄澄瀲灩，一派湖光；薄暮憑欄，渺渺暝朦，數重山色。遇雪時，兩岸樓台鋪玉屑；逢月夜，滿天星斗漾珠璣。雙峰相峙分南北，三竺依稀隱翠微。滿寺僧從天竺去，賣花人向柳陰來。

每遇春間，有豔草、奇葩，朱英、紫萼，嫩綠、嬌黃；有金林檎、玉李子、越溪桃、湘浦杏、東部芍藥、蜀都海棠；有紅鬱李、山茶糜、紫丁香、黃薔薇、冠子樣牡丹、耐戴的迎春；此只是花。更說那水，有蘸蘸色漾琉璃，有粼粼光浮綠膩。那一湖水，造成酒便甜，做成飯便香，作成醋便酸，洗衣裳瑩白。這湖中出來之物：菱甜，藕脆，蓮嫩，魚鮮。那裝鑿的待詔取得這水去，堆青疊綠，令別是一般鮮明。那染坊博士取得這水去，陰紫陽紅，令別是一般嬌豔。這湖中何啻有千百隻畫船往來，似箭縱橫，小艇如梭，便足扇面上畫出來的，兩句詩云：

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開西湖極樂天。

這西湖不深不淺，不闊不遠：

大深來難下竹竿，大淺來難搖畫槳；

大闊處遊玩不交，大遠處往來不得。

又有小詞，單說西湖好處：

都城聖跡，西湖絕景。水出深源，波盈遠岸。沉沉素浪，一方千載豐登；疊疊青山，四季萬民取樂。況有長堤十里，花映畫橋，柳拂朱欄；南北二峰，雲鎖樓台，煙籠梵宇。桃溪杏塢，異草奇花；古洞幽岩，白石清泉。思東坡佳句，留千古之清名；效杜甫芳心，酬三春之媚景。王孫公子，越女吳姬，跨銀鞍寶馬，乘骨裝花轎。麗日烘朱翠，和風蕩綺羅。若非日落都門閉，良夜追歡尚未休。紅杏枝頭，綠楊影星，風景賽蓬瀛。異香飄馥鬱，蘭芷正芳馨。極目夭桃簇錦，滿堤芳草鋪茵。風來微浪白，雨過遠山青。霧籠楊柳岸，花壓武林城。

今日說一個後生，只因清明，都來西湖上閒玩，惹出一場事來。直到如今，西湖上古蹟遺蹤，傳誦不絕。

是時宋孝宗淳熙年間，臨安府湧金門有一人，是岳相公麾下統制官，姓奚，人皆呼為奚統制。有一子奚宣贊，其父統制棄世之後，嫡親有三口：只有宣贊母親，及宣贊之妻，又有一個叔叔，出家在龍虎山學道。這奚宣贊年方二十餘歲，一生不好酒色，只喜閒耍。當日是清明。怎見得？

乍雨乍晴天氣，不寒不暖風光。盈盈嫩綠，有如剪就薄薄輕羅；裊裊輕紅，不若裁成鮮鮮麗錦。弄舌黃鶯啼別院，尋香粉蝶繞雕欄。

奚宣贊道：「今日是清明節，佳人、才子俱在湖上玩賞，我也去一遭，觀玩湖景，就彼閒耍何如？」來到堂前稟覆：「媽媽，今日兒欲要湖上閒玩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媽媽道：「孩兒，你去不妨，只宜早歸。」

奚宣贊得了媽媽言語，獨自一個拿了弩兒，離家一直出錢塘門，過昭慶寺，往水磨頭來。行過斷橋四聖觀前，只見一伙人圍著，鬧烘烘。宣贊分開人，看見一個女兒。如何打扮？

頭縮三角兒，三條紅羅頭須，三隻短金釵，渾身上下，盡穿縞素衣服。

這女孩兒迷蹤失路。宣贊見了，向前問這女孩兒道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，何處居住？」女孩兒道：「奴姓白，在湖上住。找和婆婆出來閒走，不見了婆婆，迷了路。」就來扯住了奚宣贊道：「我認得官人，在我左近住。」只是哭，不肯放。宣贊只得領了女孩兒，搭船直到湧金門上岸，到家見娘。娘道：「我兒，你去閒耍，卻如何帶這女兒歸來？」宣贊一一說與媽媽知道：「本這是好事，倘人來尋時，還他。」

女兒小名叫做卯奴。自此之後，留在家間不覺十餘日。宣贊一日正在家吃飯，只聽得門前有人鬧吵。宣贊見門前一頂四人轎，抬著一個婆婆。看那婆婆，生得：

雞膚滿體，鶴髮如銀。眼昏加秋水微渾，髮白似楚山雲淡。形加三月盡頭花，命似九秋霜後菊。

這個婆婆下轎來到門前，宣贊看著婆婆身穿皂衣。卯奴卻在簾兒下看著婆婆，叫聲：「萬福！」婆婆道：「教我憂殺！沿門問到這裡。卻是誰救你在此？」卯奴道：「我得這官人救我在這裡。」

婆婆與宣贊相叫。請婆婆吃茶。婆婆道：「大難中難得宣贊救淑，不若請宣贊到家，備酒以謝恩人。」婆子上轎，謝了媽媽，同卯奴上轎。奚宣贊隨著轎子，直至四聖觀側首一座小門樓。奚宣贊在門樓下，看見：

金釘珠戶，碧瓦盈簷。四邊紅粉泥牆，兩下雕欄玉砌。即如神仙洞府，王者之宮。

婆婆引著奚宣贊到裡面，只見裡面一個著白的婦人，出來迎著宣贊。宣贊著眼看那婦人，真個生得：

綠雲堆髮，白雪凝膚。眼橫秋水之波，眉插春山之黛。桃薄淡妝紅臉，櫻珠輕點絳唇。步鞋襪小小全蓮，玉指露纖纖春筍。

那婦人見了卯奴，使問婆婆：「那裡尋見我女？」婆婆使把宣贊救卯奴事，一一說與婦人。婦人便與宣贊敘寒溫，分賓主而

坐。兩個青衣女童安排酒來，少頃水陸畢陳，怎見得？

琉璃鐘內珍珠滴，烹龍炮鳳玉脂泣。

羅幃繡幕生香風，擊起琵琶吹龍笛。

當筵盡勸醉扶歸，皓齒歌兮細腰舞。

正是青春白日暮，桃花亂落如紅雨。

當時一杯兩盞，酒至三杯，奚宣贊目視婦人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心神蕩漾，卻問婦人姓氏。只見一人向前道：「娘娘，今日新人到此，可換舊人？」婦人道：「也是，快安排來與宣贊作按酒。」只見兩個力士捉一個後生，去了巾帶，解開頭髮，縛在將軍柱上，面前一個銀盆，一把尖刀。霎時間把刀破開肚皮，取出心肝，呈上娘娘。驚得宣贊魂不附體。娘娘斟熱酒，把心肝請宣贊吃。宣贊只推不飲。娘娘、婆婆都吃了。娘娘道：「難得宣贊救小女一命，我今丈夫又無，情願將身嫁與宣贊。」正是：

春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與夜，二人攜手，共入蘭房。當夜已過，宣贊被娘娘留住半月有餘。奚宣贊面黃肌瘦。思歸，道：「姐姐，乞歸家數日卻來！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一人來稟覆：「娘娘，今有新人到了，可換舊人？」娘娘道：「請來！」有數個力士擁一人至面前，那人如何打扮？

眉疏目秀，氣爽神清，如三國內馬超，似淮甸內關索，似西川活觀音，岳殿上炳靈公。

娘娘請那人共座飲酒，交取宣贊心肝。宣贊當時三魂蕩散，只得去告卯奴道：「娘子，我救你命，你可救我！」卯奴去娘娘面前，道：「娘娘，他曾救了卯奴，可饒他！」娘娘道：「且將那件東西與我罩了。」只見一個力士取出個鐵籠來，把宣贊罩了，卻似一座山壓住。娘娘自和那後生去做夫妻。

卯奴去籠邊道：「我救你。」揭起鐵籠道：「哥哥閉了眼，如開眼，死於非命。」說罷，宣贊閉了眼，卯奴背了。宣贊耳畔只聞風雨之聲，用手摸卯奴脖項上有毛衣。宣贊肚中道：「作怪！」霎時聽得卯奴叫聲：「落地！」開眼看時，不見了卯奴，卻在錢塘門城上。天色猶未明。怎見得：

北斗斜傾，東方漸白。鄰雞三唱，喚美人傅粉施妝；寶馬頻嘶，催人爭赴利名場。幾片曉霞連碧漢，一輪紅日上扶桑。

慢慢依路進湧金門，行到自家門前。娘子方才開門，道：「宣贊，你送女孩兒去，如何半月才回？交媽媽終日憂念！」

媽媽聽礙出來，見宣贊面黃肌瘦，媽媽道：「緣何許久不回？」宣贊道：「兒爭些不與媽媽相見！」便從頭說與媽媽。大驚道：「我兒，我曉得了。想此處乃是湧金門水口，莫非閉塞了水口，故有此事。我兒，你且將息，我自尋屋搬出了。」忽一日，尋得一間房，在昭慶寺彎，選個吉日良時，搬去居住。

宣贊將息得好，迅速光陰，又是一年，將遇清明節至。怎見得？

家家禁火花含火，處處藏煙柳吐煙。

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。

奚宣贊道：「去年今日閒耍，撞見這婦人，如今又是一年。」宣贊當日拿了弩兒，出屋後柳樹邊，尋那飛禽。只見樹上一件東西叫，看時，那件物是人見了皆嫌。怎見得？

百禽啼後人皆喜，惟有鴉鳴事若何？

見者都嫌聞者唾，只為從前口嘴多。

原來是老鴉，奚宣贊搭止箭，看得箭，一箭去，正射著老鴉。老鴉落地，猛然跳幾跳，去地上打一變，變成個著皂衣的婆婆，正是去年見的。婆婆道：「宣贊，你腳快，卻搬在這裡。」宣贊叫聲：「有鬼！」回身便走。婆婆道：「宣贊那裡去？」叫一聲：「下來！」只見空中墜下一輛車來，有數個鬼使。婆婆道：「與我捉人車中！你可閉目！如不閉目，交你死於非命。」只見香車葉口地起，霎時間，直到舊日四聖觀山門樓前墜下。

婆婆直引宣贊到殿前，只見殿上走下著白衣底婦人來，道：「宣贊，你走得好快！」宣贊道：「望娘娘恕罪！」又留住宣贊做夫妻。過了半月餘，宣贊道：「告娘娘，宣贊有老母在家，恐怕憂念，去了還來。」娘娘聽了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道：「你猶自思歸！」叫：「鬼使那裡？與我取心肝！」可憐把宣贊縛在將軍柱上。宣贊任叫卯奴道：「我也曾救你，你何不救我？」卯奴向前告娘娘道：「他曾救奴，且莫下手！」娘娘道：「小賤人，你又來勸我！且將雞籠罩了，卻結果他性命。」鬼使解了索，卻把鐵籠罩了。

宣贊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，正煩惱之間，只見籠邊卯奴道：「哥哥，我再救你！」便揭起鐵籠道：「可閉目，抱了我。」宣贊再抱了卯奴，耳邊聽得風雨之聲。霎時，卯奴叫聲：「下去！」把宣贊撤了下來，正跌在茭白蕩內，開眼叫聲：「救人！」只見二人救起宣贊來。宣贊告訴一遍，二人道：「又作怪！這個後生著鬼！你家在那裡住？」宣贊道：「我家在昭慶寺彎住。」二人直送宣贊到家。媽媽得知，出來見了二人。蕩戶說救宣贊一事。老媽大喜，討酒賞賜了，二人自去。宣贊又說與老媽。老媽道：「我兒且莫出門便了。」

又過了數日，一日，老媽正在簾兒下立著，只見簾子捲起，一個先生入來。怎的打扮？

頂分兩個牧骨髻，身穿巴山短褐袍。道貌堂堂，威儀凜凜。料為上界三清客，多是蓬萊物外人。

老媽打一看，道：「叔叔，多時不見，今日如何到此？」這先生正是奚統制弟奚真人，往龍虎山方回，道：「尊嫂如何在此？」宣贊也出來拜叔叔。先生云：「吾見望城西有黑氣起，有妖怪纏人，特來，正是汝家。」老媽把前項事說一遍。先生道：「吾姪，此三個妖怪纏汝甚緊。」媽媽交安排素食，請真人齋畢。先生道：「我明日在四聖觀散符，你可來告我。就寫張投壇狀來，吾當斷此怪物。」真人自去。

到明日，老媽同宣贊安排香紙，寫了投壇狀，關了門，吩咐鄰舍看家，逕到四聖觀見真人。真人收狀子看了，道：「待晚，吾當治之。」先與宣贊吃了符水，吐了妖涎。天色將晚，點起燈燭，燒起香來，唸唸有詞，書道符燈上燒了。只見起一陣風。怎見得？

風蕩蕩，翠飄紅。忽南北。忽西東。春開楊柳，秋卸梧桐。涼人朱門戶，寒穿陋巷中。嫦娥急把蟾宮閉，列子登仙叫救人。

風過處，一員神將，怎生打扮？

面色深如重棗，眼中光射流星。皂羅袍打嵌團花，紅抹額銷金蚩虎。手持六寶鑲裝劍，腰繫藍天碧玉帶。

神將喝喏：「告我師父，有何法旨？」真人道：「與吾湖中捉那三個怪物來！」神將唱喏。去不多時，則見婆子、卯奴、白衣婦人，都捉拿到真人面前。真人道：「汝為怪物，焉敢纏害命官之子？」三個道：「他不合衝塞了我水門。告我師，可饒恕，不曾損他性命。」真人道：「與吾現形！」卯奴道：「告哥哥，我不曾奈何哥哥，可莫現形！」真人叫天將打。不打萬事皆休，那裡打了幾下，只見卯奴變成了烏雞，婆子是個獼，白衣娘子是條白蛇。奚真人道：「取鐵籠來，捉此三個怪物，盛在裡面。」封了，把符壓住，安在湖中心。奚真人化緣，造成三個石塔，鎮住三怪於湖內。至今古蹟遺蹤尚在。宣贊隨了叔叔，與母親在俗出家，百年而終。

只因湖內生三怪，至使真人到此間。

今日捉來藏篋內，萬年千載得平安。

